



今年是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博士生医疗服务团成立30周年。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皮膚科副主任、主任醫師張成鋒教授是博醫團的成員，也是“指点江山”医疗队的后人。54年后，张成鋒和哥哥（華山醫院手外科張成鋼教授）先后多次跟隨博醫團前往貴州黔東南州劍河縣、新疆喀什等地，沿着父母輩的足跡，重溫医疗队的感人事迹，將現代前沿的医学知識和技術留給祖國邊遠山區的人民群眾。讓我們來聽聽他的故事和感悟。

## 沿着父母輩足跡，傳承上醫精神



講述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皮膚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2022年，2024年跟隨博醫團前往貴州黔東南州劍河縣、新疆喀什參加医疗服务

我是來自華山醫院皮膚科的張成鋒醫生，我的父母也曾是“指点江山”医疗队的一員，今天我想談一談我參加博醫團的機會。

1968年，我的父母响应国家号召，组建“指点江山”医疗队，从上海奔赴贵州省贵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劍河縣，在极度缺医少药的贫困山区扎根11年，克服无法想象的困难，为老百姓解除病痛，改变了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被当地人民赞誉为“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54年后的2022年，我有幸加入复旦上医博医团，回到父母的第二故乡——剑河县。

我们开展了义诊、教学查房、指导手术、授课，送医入户等一系列医疗活动，尽最大努力帮扶当地的医疗工作，还走访了当年被救治的患者，医疗队培养的赤脚医生及资助的贫困学生，重溫医疗队的感人事迹，亲身体验医疗队员激蕩的青春岁月，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今年夏天，我有幸第二次参加复旦上医博医团，前往万里之外的西北边陲古城喀什。喀什是上海市定点援助地区，多年来通过“以院包科”、“组团式援建”等方式，大大改变了当地的医疗条件。我们与第十一批上海援疆医疗队的同事们一起，通过义诊、门诊、教学查房、讲课、科普等多种形式开展一系列医疗帮扶活动，为当地群众的健康助力，也为提升当地医疗水平和学术水平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当地的医疗水平经过持续援建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但通过医疗活动，我也发现当地群众的医学知识还比较匮乏，基层医生的诊疗规范有待提高，这些问题可望通过持续的帮扶，交流得以改进，最终为改善喀什地区乃至南疆各族群众的健康水平做出复旦上医人的贡献。

者还帶我们深入大山，一路披荆斩棘，最终找到了医疗队为改善冬季病房寒冷环境长途跋涉上山烧窑的窑洞原址，站在窑洞前仿佛穿越时空遇见当年的前辈们，百感交集。

除了参观考察，我还积极开展义诊和帮助，向父辈一样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留给祖国边远山区的人民群众。我还向筹建中的上海“指点江山”医疗队史馆捐赠了父亲主编的《我与第二故乡》，《复旦名师剪影》综合卷以及复旦上医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话剧《行走在大山里的白衣天使》场刊，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医疗队前辈和博医团的服务精神。

我的哥哥，华山医院手外科的张成钢教授，今年也跟随着博医团去了剑河县，虽然他当时身体不好，但也坚持参与博医团的工作。作为一名博医团成员和“指点江山”医疗队的后代，我们有责任、有信心将前辈们的光荣精神传承下去。“指点江山”医疗队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贵州山区人民，他们的故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依然被广为流传。如今的贵州早已旧貌换新颜，不仅山清水秀，淳朴的民风更让人流连忘返。当地的老百姓

始终没有忘记“指点江山”医疗队的恩人，把医疗队员称为“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医疗队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复旦上医人以天下为己任，把个人的前途与命运紧紧地和国家连在一起，实现卓越的人生价值。

今年夏天，我有幸第二次参加复旦上医博医团，前往万里之外的西北边陲古城喀什。喀什是上海市定点援助地区，多年来通过“以院包科”、“组团式援建”等方式，大大改变了当地的医疗条件。我们与第十一批上海援疆医疗队的同事们一起，通过义诊、门诊、教学查房、讲课、科普等多种形式开展一系列医疗帮扶活动，为当地群众的健康助力，也为提升当地医疗水平和学术水平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当地的医疗水平经过持续援建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但通过医疗活动，我也发现当地群众的医学知识还比较匮乏，基层医生的诊疗规范有待提高，这些问题可望通过持续的帮扶，交流得以改进，最终为改善喀什地区乃至南疆各族群众的健康水平做出复旦上医人的贡献。



“指点江山”医疗队合照

的贡献。

最后，今年是博医团成立30周年，30年来博医团成员走遍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39个县77家医院，行程超过35万公里，服务群众12万余人次，以实际行动践行“医为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强医奋斗”的理念。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医生和“指点江山”医疗队的后代，我很幸运有机会参与博医团，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把他们的伟大精神发扬下去。我一定会牢记初心使命，发挥自己的医学专长，积极服务群众，努力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筹建中的上海“指点江山”医疗队史馆



张成钢医生在喀什开展医疗服务

## “華山方案”攻坚頸椎疑難病 打造腰椎退變性疾病診治新體系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骨科團隊基於大  
量病例的循證總結，建立了一系列“華山方  
案”，並在臨床實踐中得到系統性驗證，顯著  
提升了頸椎疑難疾病及腰椎退變性疾病的診  
治水平。

### “華山方案”攻克頸椎疑難病 樹立行業新标杆

頸椎作為人体脊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退變、外傷、慢性姿勢不良等因素下容易受損，一旦患病，會嚴重影響生活質量。常見的頸椎疾病有脊髓型頸椎病、神經根型頸椎病、混合型頸椎病及頸椎骨折外傷脊髓損傷等。但有一些特殊的頸椎疑難疾病，因其少見且複雜，易被漏診或誤診，後果嚴重。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姜建元教授帶領骨科團隊規範診治流程，創新診療方法，樹立了行業新标杆。團隊基於大量病例的循證總結，建立了一系列“華山方案”，並在臨床實踐中得到系統性驗證，顯著提升了頸椎疑難疾病的診治水平。

### 頸椎病伴上肢肌萎縮： 聚焦個體化精準診療

頸椎病伴上肢肌萎縮是一種機制複雜、表現多樣的臨床疾病，臨床診治充滿挑戰，很多醫療單位與骨科醫生望而卻步，導致此類患者多地求醫、延誤病情。華山骨科團隊基於詳細的病史采集、臨床体检、神經電生理和影像學檢查，建立了一套精準而規範的診斷流程，通過肌電圖和神經传导速度測定，明確肌肉萎縮的部位和程度，有效實現了與腕管/肘管綜合症、肌萎縮側索硬化症（漸凍症）等其他疾病的臨床鑑別。

針對平山病原有診斷標準的不足，華山骨科團隊在總結大量臨床病例症狀學、影像學與神經電生理特點的基礎上，建立了“臨



骨折脫位型急性脊髓損傷患者的損傷機制、影像學表現及脊髓損傷嚴重程度的差異性進行了系統性的比較和歸納，提出了無骨折脫位型急性脊髓損傷的華山分型系統（I~IV型），有效明確了該類患者的術前干預指徵，初步實現了該類患者的臨床分類評估、規範干預，極大地提高了該類患者的臨床預後和功能恢復，獲得了良好的學術影響和社會效益。

未來，姜建元教授將帶領華山骨科團隊繼續致力於頸椎疑難疾病的規範化診療和科學研究，不斷完善診斷標準和治療方案，為更多患者帶來福音。這不僅體現了華山骨科在頸椎疑難疾病領域的權威和先進性，也彰顯了其在醫療領域的社會責任和擔當。

（骨科 王洪立 管韻致，本文刊發於《勞動報》）

更科學、更精準、更安全、更微創

## 華山骨科打造腰椎退變性疾病診治新體系

腰椎退變性疾病是當前影響中老年人生活質量的最常見疾患之一，臨床工作中亟需建立一套系統的診療體系，以應對這一挑戰。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姜建元教授團隊通過深入研究國人腰椎解剖學，經過大量臨床實踐，建立了一套適合國人的腰椎手術方式、精確的診療流程和安全的手术保障體系，團隊貫徹微創理念，極大提升了腰椎疾病的治療水平，顯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先後獲得中華醫學科技進步二等獎、上海醫學科技一等獎和上海醫學科技獎成果推廣獎。

### 更精準的術前診斷模式

華山骨科在腰椎多維度臨床診斷模式方面進行了系統性優化與創新。團隊將以往腰椎退變性疾病診斷的三大輔助方式，即症狀、體徵和影像學的“三維”診斷模式，進一步優化為症狀、體徵、影像學、肌電圖和介入診斷的“五

維”診斷模式，精確定位腰椎疾病的責任節段和部位。

針對腰椎間盤突出、椎管狹窄等疾病，團隊採用多種影像學技術和電生理檢測手段，極大地提高了診斷的準確性和治療的針對性。新型診斷模式提高手術精準度，縮小手術範圍，降低患者創傷，減少費用成本，臨床綜合療效得到明顯提升。

### 更安全的圍術期保障體系

手術操作安全是腰椎治療的重中之重。華山團隊通過多年的研究和實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手術安全保障體系。手術中借助O形臂導航和CT導航技術，結合肌電監護，大幅提升了手術精準性和安全性；應用超聲骨刀、顯微鏡、手術機器人等先進設備輔助提高手術操作的效率和穩定性。圍手術期的多模式鎮痛大大降低了手術後傷口疼痛；手術中精細操作、嚴

止血等措施顯著降低手術後神經水腫等不良反應；手術後規律監測感染指標，早期發現並針對性處理切口潛在感染等問題。同時，通過優化固定節段數量、手術中重視肌肉韌帶結構的保護、重建矢狀平衡等措施，顯著降低了手術中遠期頸椎病的發生率，有效降低了腰椎融合術後的再手術率。

華山團隊秉持微創手術不僅是一種技術，更是一種理念和原則。在對神經組織進行安全、有效的減壓基礎上，盡量減少對骨及韌帶結構的破壞，降低對肌肉等軟組織的損傷，減小皮膚切口。

團隊認為，重要神經結構的安全是手術最優先考慮的因素。他們長期堅持在安全、成熟的基础上，優化精進各項腰椎微創手術，並重視每一位患者的術前精準評估、個性化設計最佳手術方案，努力讓每一位患者獲得最安全、最有效、最微創的臨床治療。

（骨科 王洪立 管韻致，本文刊發於《勞動報》）

## 【醫學人文】

當患者與家屬都選擇了放棄時，醫生是否還有堅持的意義？在G先生的救治中，醫生的“不甘心”出自對生命的責任，也源於對專業的信心和患者的信任。放棄與堅持的交匯點上，不甘心或許是奇蹟的起點，也是對生命的堅守。

# 繁星下的奇蹟

文 / 神經內科 俞海

8年前，47歲的G先生正在經歷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刻。

此前3個月，他感到頭暈、記憶力減退，以為是歲月的自然消磨，但症狀卻越來越嚴重。經過一系列檢查，頭部核磁共振MRI發現了頸內的異常信號。在當地醫院無法確定病因且治療效果不佳的情況下，妻子將他轉至了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神經內科，希望這裡更先進的設備和更專業的醫師團隊能將他的病情查個水落石出。而我，一位神經內科醫生，接手了G先生。

仔細翻閱病史，我發現G先生曾經有糖尿病胰島素（以下均稱“激素”）治療，效果非常好，但很快症狀“卷土重來”。以我的臨床經驗和體會，腦白質病變中對激素敏感的其實不多，除去炎性脫髓鞘病，淋巴瘤也是其一，激素雖然可以改善症狀，但會對病理活檢的陽性發現造成很大的干擾。經過治療小組的討論，我的上級醫生神經內科陳向教授建議暫時不予以激素衝擊治療，並安排了包括神經外科、放射科等科室參加的多學科會診。經過深入分析，團隊決定讓G先生做頸內病灶活檢，以期找出病因，對症下藥。

手術順利完成，一周後病理結果也確診了G先生罹患的確是頸內弥漫大B型淋

巴瘤。

診斷雖然終於明確，但這一消息對患者及家人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弥漫大B型淋巴瘤是一種侵襲性很強的惡性腫瘤。好在，還有放疗和化疗手段可以試一試。經過第二次討論，多學科團隊決定將G先生轉入肿瘤科進一步治療。

然而，病情的走向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一次討論會上，我從肿瘤科醫生那裡得知，在化療的過程中，G先生出現了严重的呼吸異常，逐漸失去了意識，經過檢查，醫生決定氣管插管並通過呼吸機以維持他的呼吸能力。然而，彼時經歷了漫長而反復的治療與搶救，G先生家人已心力崩潰，對未來感到无助和絕望。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最終還是決定放棄，將G先生帶回了鄉。

得知這樣的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無法平靜，也有不甘。作為G先生的主治醫生，對G先生的未來還是有一些期許的。參考治療指南，弥漫大B型淋巴瘤經過合理治療並非前途一片暗淡。這個時候堅持一下，G先生或許還有希望。

G先生的妻子又沉默了一會兒：“我明白了，我會跟其他家屬再次討論一下……”好的，後面治療問題您可以直接與我聯繫，這個是我的電話號碼，也是我的微信。”

G先生的妻子終同意了。她重新與家屬商量，決定在醫生的建議下，繼續治療。

因為病情危重，G先生無法轉回華山醫院，就在當地找了一家針對肿瘤疾病的綜合醫院治療，起初當地為患者進行規範的化療，但過程中症狀再次惡化，經過與上海的醫生交流後，決定對患者進行全腦放療，在肿瘤科和放疗

植，在一切還不是太晚的時候，我希望阻止事情朝著無法挽回的境地發展。

從一位醫生的角度，與一個已經放棄治療的家屬打電話，需要一定的勇氣，極少飲酒的我，喝下了半杯葡萄酒。上一次這樣做是在醫院上台演出的時候。就這樣，那個周末的下午我撥通了G先生妻子的電話。

電話“嘟—嘟—嘟”地響着，我的心裡默念着“接電話，快接電話……”電話那頭傳來了患者妻子疲憊而無奈的聲音。我耐心地聽着，最終，深情但堅定地說：“我理解你們的痛苦和絕望，但希望您能再給他一個機會。現在的情況雖然危急，但在合理的治療下，他還有希望。”

電話里，G先生的妻子沉默了許久，她的聲音中帶着猶豫和痛苦：“我知道你說得對，但我們真的已經盡了全力，特別特別無助……”。我沒有放棄，“我不是要強迫你們做什麼決定，但我相信如果我們不放棄，就有可能迎來新生。”

G先生的妻子又沉默了一會兒：“我明白了，我會跟其他家屬再次討論一下……”好的，後面治療問題您可以直接與我聯繫，這個是我的電話號碼，也是我的微信。”

G先生的妻子終同意了。她重新與家屬商量，決定在醫生的建議下，繼續治療。

因為病情危重，G先生無法轉回華山醫院，就在當地找了一家針對肿瘤疾病的綜合醫院治療，起初當地為患者進行規範的化療，但過程中症狀再次惡化，經過與上海的醫生交流後，決定對患者進行全腦放療，在肿瘤科和放疗

科醫生的精心照料下，最終，他逐漸恢復了意識，成功拔除了呼吸機。

接下來的時光中，G先生經歷了艱難的康復過程。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歷，他和他的家人都非常堅強，雖然也經歷了復發，但都堅強地面對，並在治療中保持了希望和信心。在醫生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G先生至今已經平穩度過了8年多。看到G先生從瀕死的邊緣恢復過來，我心中充滿了欣慰。這不僅僅是醫術的勝利，也是人性、信任和希望的勝利。

G先生的家鄉在海邊，他說他和妻子經常在繁星點點的夜晚抬頭仰望，感叹這些年來不平凡的經歷。在繁星點點的夜晚，我也會常常抬頭望向星空，心裡默默感激命運和醫術帶來的“奇蹟”。醫療從來不是冰冷的機器，是發自內心的一股溫暖的力量。現在我經常用這位患者的经历激励着很多面臨絕望的病人，讓他們相信，只要不放棄，就有可能迎來新生。

G先生的妻子又沉默了一會兒：“我明白了，我會跟其他家屬再次討論一下……”好的，後面治療問題您可以直接與我聯繫，這個是我的電話號碼，也是我的微信。”

G先生的妻子終同意了。她重新與家屬商量，決定在醫生的建議下，繼續治療。

因為病情危重，G先生無法轉回華山醫院，就在當地找了一家針對肿瘤疾病的綜合醫院治療，起初當地為患者進行規範的化療，但過程中症狀再次惡化，經過與上海的醫生交流後，決定對患者進行全腦放療，在肿瘤科和放疗

在至親離別的痛苦中，如何面對生命的脆弱與無常？在接近生命終點的阴影中，如何賦予生命以尊嚴和溫暖？在陪伴母親走過人生旅程的最後十個月里，作者試着理解“守护”的真正意義，把對至親最深沉的愛化作對照護人類更深的理解，也以此提醒我們，醫學的意義不僅僅在治病，更在對生命的尊重、愛與連接。

# 每一天，我在每一个病人身上看到你

文 / 护理部 单雪丽

母親走了，她在我懷里永遠閉上了眼睛。我是一名護士，直面死亡是我的本職工作，我已經記不清從剛剛停止呼吸的人身體上移除了多少根靜脈通路，多少根鼻饲管……這一次，是我的母親。

在我的記憶里，她一直是一個要強、獨立的女性，她說，“女孩子一個人也可以做任何事。”於是，和她一樣，我結了婚，有了女兒，又恢復了單身。從小到大，她一直操持着家里的事務，從不讓我燒飯，也包攬了所有家務活。

2004年，母親得了馬兜鈴腎病，保守治療維持到2020年，當肌酐升到了 $500\mu\text{mol}/\text{L}$ 時，進行了腎移植。儘管如此，操持家事的還是母親，我也心安理得地照顧着。現在想想，原來她說的“一個人可以做任何事”的“一個人”就只是她自己而已。

年初的時候，母親在拍攝胸CT時發現腎占位，接着是MR和PET檢查。春節前一天我拿到診斷報告，上面清楚地寫着：雙腎占位伴肝轉移，腹腔、盆腔轉移。這就意味着不能手術，已經是癌症晚期了。哈，全世界的空氣中都充滿了新年的味道，但這一切與我无关。我只是反復問自己一個問題：我該怎麼守护你，我的母親？

家里只有我、母親和10歲的女兒。“女孩子一個人也可以做任何事。”我咬咬牙，撥打了自己工作的病區全科L醫生的電話，預約床位入院治療，因為我想讓母親在我身邊，我想時刻陪伴着她，這樣我才能不害怕，我想母親也是。

母親開始發熱，吃不下飯，帶着病痛，我們

全家熬過了春節。母親住院，我上班，全科醫生協調着肿瘤科、感染科、移植科一同診療。肝穿刺、抗感染、保護移植腎、調理消化功能、加強營養……我慶幸自己在醫院工作，有同事們幫着我一起守護母親，做出對她最好的安排。病理結果出來後母親開始轉向藥物治療。很神奇，第二天就不發燒了，人也開始有了胃口。幾天後我帶着母親回家了。

回到家，母親心情也放鬆了很多，等人有氣力了，還會幫我燒幾個菜，打扫地，收衣服。複查指標、入院、治療、出院，再複查指標……就這樣周而復始。

從嚴冬到酷暑，我和母親游走在肿瘤科、全科、CT室、B超室之間。每次住院，母親總是急着要回家，也許，家才是讓她覺得自己還有生命力的地方。而對我來說，只要母親能回家，我就会覺得自己守護住了她，我的家還是完整的。不知不覺，5個疗程過去了，增強CT顯示控制得不錯，肿瘤比之前小了。

母親的生命進入了倒計時，一共16天。我白天按时上班，認真照顧着病區的患者，下班後到社區醫院陪母親待2個小時，然後回家照顧孩子。我給她擦身、刷牙、翻身、按摩，拉着她的手說話。她瘦得皮包骨頭，挺着大大的肚子，都是腹水。我還記得她最後給我打的那個電話說：“喂，你幹嘛？怎麼還沒有來啊？”我最後一次扶她坐起來，她緊緊地抱着我，靠着我，看看我，看看窗外。臨終前2天，她昏迷了，我說話她聽不到了。但也覺得昏迷，她就不痛苦了。臨終前一天，她睜開眼，嘴裡想說什麼却發不出聲音。我告訴她：“我們

一切都好，你放心。你的事我會办好！”她閉上眼睛，安詳地微笑着走了。

這10個月，我痛哭過，迷茫過，任性過，憤怒過，甚至差點成為別人眼里的“勸不好的”病人。我绞盡腦汁要為她做些什麼，什麼都好，因為她是我唯一的母親啊。在我母親病中，病區也有患者離世，但他們的家屬看起來甚至比我理智，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在我看來，至親身上的牽絆是不講道理的，如果讓我再選一次，我還是會這樣守護母親。

我那個一生要強的母親啊，這些文字寫給你，也寫給我自己。你走了，但守護還在繼續，我每一天，在每一个病人身上看到你。

我想你。

## 作者介紹

單雪麗，護理部主管護師。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主管護師。復旦大學護理學院本科畢業，從事護理臨床一線護理工作20年。擁有十余年骨科臨床護理工作經驗，2020年至今任綜合全科病房護理科研秘書、院感質控員，擁有復旦大學藥物臨床研究評審中心證書。曾經榮獲華山醫院護理部四星級護士，華山醫院優秀人才培養獎勵計劃護理專項華秀獎等。

王文瑜，主管護師，華山醫院816病房護士長  
顧洁，主治醫師，華山醫院全科醫學科基地教學主任

## 【醫學人文】

一位馬拉松愛好者在比賽中不幸倒下。面對這樣的打擊，他的妻子堅定地接過了“接力棒”，這次，她所要跑的不是42.195公里的馬拉松賽道，而是一段未知的、充滿挑戰的旅程，試圖喚醒處於植物人狀態的丈夫。這段旅程可能是六個月、一年、三年，甚至更長時間……

# 贏

文 / 护理部 沈蕴之，插圖 / 护理部 张渝

心內科監護病房，伴隨着監護儀的報警聲和來回穿梭的脚步聲，翔（化名）靜靜地躺在床上，靠呼吸機維持着生命。

每天一早，我剛踏進監護室，就能看見他的妻子在門口探頭，希望能進來陪在他身邊。

還記得他第一天入院。“您好，能不讓我多待一會，我保證很安靜，不影響其他患者。”期盼的眼神和微微顫抖的聲音，讓我的心頭一緊。入院病史記錄上的診斷是“急性冠脈綜合征，心肺复苏後腦功能障礙”，擇期擬行心臟介入檢查和治療。

雖然監護病房的陪護制度有規定，但面對這樣的特殊情況，我們沟通过來還是讓她進來了。

38歲，身體健壯，事業風生水起，正是家裡的頂梁柱，什麼原因心跳呼吸停止，只能躺在床上靠機器維持生命？

“馬拉松比賽，心跳一下停了……”妻子哭訴到。

妻子說，翔之前身體一直強壯，酷愛運動，馬拉松跑着不俗的成績。然而，在一次參加比賽時，突然感到胸悶、氣短，接着就失去了意識。經過緊急搶救，他被送往醫院，醫生檢查後發現，心脏已經停跳了很久，大腦缺氧，陷入了深度昏迷，成了植物人。一個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瞬間被撕扯的支離破碎。



這次入院前，翔已經靠呼吸機維持了快半年了，健壯的肌肉逐漸縮小，空洞的眼神毫無一點生氣。為了激發翔的潛意識，我和主診醫生商議，除了積極準備介入治療及

對症用藥，可以嘗試讓家屬每天陪伴他許久，講講故事。

之後，他的妻子每天會在床邊，講述他生活中點點滴滴，喜怒哀樂；戀愛的趣事、工作的成績、馬拉松賽場上的輝煌、與家人之間的溫馨回憶，輕聲播放一些他平時最喜歡的音樂。對妻子而言，這些故事和音樂彷彿是一道道光線，可以穿透那沉睡的意識。

“醫生，我老公要隔一天用開塞露，下午三點，這樣晚上他就能排完大便干淨淨睡覺了。”“氣管切開伤口周圍的紗布，麻煩你們更換時不要墊的太厚，否則他會有窒息感，不舒服。”“鼻饲每次我們都打150ml，太少他會餓的，太多會從胃管反流的。”

剛開始，妻子陸續提出了很多要求和“專業”指導。

“11床家屬要求好高啊，這樣那樣指揮我們，一點都不信任。”監護室年輕護士撅起嘴，偶爾向我抱怨。

“別生氣。患者情況確實特殊，家屬的心情也可以理解。”我安慰着。

雖然監護病房的陪護制度有規定，但面對這樣的特殊情況，我們沟通過來還是讓她進來了。

接下來的時間，護理團隊積極完成各項術前準備和常規治療，每日為患者做被动肢體活動，以預防肺部感染、深靜脈血栓等併發症，每次在治療和操作前，大家也會輕輕呼喚他姓名，希望每一次聲音的刺激，能喚起他大腦深處的記憶，讓他逐漸與外界重新建立聯繫。

為了收治更急重的患者，在翔順利完成支架植入手術後，醫生對妻子提出暫時出院回康復醫院或家里的建議。雖然翔並沒有奇蹟般睜開雙眼，但這段時間的嘗試，我們發現，每當講述某些特定的話語時，他的生理反應似乎會有所變化，眼瞼微微顫動、心跳加快，雖然這些變化很微小，但對他的妻子和家人來說，却是莫大的鼓舞。

翔出院前，我和妻子深談了一次。

“照顧一個植物人意味着繁瑣而且不斷重複的過程，大部分植物人的結局可能並不是迎來奇蹟蘇醒。”這些話，相信我一定不是第一個和她說的人。各種長期臥床引發的併發症，比如營養的缺失、壓瘡、肺部感染、肌肉萎縮都是面臨的問題。6個月，仅仅只是拉開了序幕。我也給他們介紹了相關專業領域的專家，希望後續能更好的康復治療。

“他是个好人，以前没生病对我很好，我们特别好，我会坚持，会一直陪伴他。”我看到这个并不强壮的女子语气里的坚强，也看到闪烁的泪光夹杂着丝许期盼、隐约的无助。

“希望坚持不会白费，最终能迎来奇迹，但自己也一定要保重身体。”我深深的祝福。

翔出院后，每天來回回路11床，我还时不时想起她妻子在床旁為他講往事的情景，也想過，若干月以後、若干年以後，再見面他們會是怎樣的情景，甚至想過如果

我是他的家人我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我們時常希望利用科学做出更好的抉择，也期盼通過科学促醒和康复治疗，看到“奇迹”更快到来。但更需要的是在與现实抉择的十字路口，学会从困境中勇敢探寻那一丝希望的曙光，为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而不懈努力。

马拉松是一项考验人体极限的运动，它需要参赛者拥有极高的耐力和体力，但这一次，不是和对手赛跑，是和死神在竞争，代价或许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在今后的冗长岁月里无尽的煎熬。把一条生命压在另一条生命之上，有时未必仁义。



但时间的选择，或许最终只能交给时间。

6个月、12个月、3年、5年……坚持不懈，也许奇迹真的可以发生；又或者，慢慢学会放下，继续生活。

想到海贼王里一段经典的台词：身中子弹，不会死；吃了最毒的蘑菇，不会死；掉下悬崖，不会死；被敌人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爱人对他的爱永远屹立，哪怕人真的走了，或许已足够。

作为医生，我们常常只能经历患者人生里的一个片段，在这个片段里，我们给在困境中的生命带来希望，又或者，我们帮助他们赢得时间，让他们感受到爱，不再不甘和深深遗憾。

## 作者介绍

沈蕴之，硕士，副主任护师，华山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护理科支部书记，中华护理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肺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护理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